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十九回 趙教頭知機識主 朱知府偏斷亡身

詩曰：自古豪傑要知主，曾記慶芳把禮施。
臺前能識真主命，萬歲留名在一時。

話說趙慶芳見一人上臺，生得龍眉鳳目，相貌驚人，開言道：「來者留名，方能交手。」天子道：「吾乃姓高名天賜，特來與你比較。」慶芳道：「只管來！」天子用手一展，用獅子滾球過去，慶芳一見，用猛虎擒羊，雙手格開，鬥了百有餘回合，不分高下。天子奮勇抵敵。適太白金星雲遊經過，見天子在臺上，乃大呼道：「慶芳不可動手，與你鬥者，乃當今天子！」慶芳聞言大驚，開言道：「高兄且慢動手，我不是你對手，我有話說。」天子聞言，即住手開言道：「有話請說。」慶芳答道：「我自歷年擺播臺，見盡天下多少英雄，未曾逢過敵手，今仁兄武藝高強，我非仁兄敵手，情願拜服，望祈指教。」天子聞言大喜道：「教師休要自謙，請回張家莊，再行細談。」

趙慶芳聞言，吩咐各徒弟，將播臺拆去，各色軍器都搬清，隨天子、周日清及張廷懷到張家莊來。進得莊來，見禮分賓主坐下，彼此遜讓，慶芳坐了客位，家人送過香茶。慶芳聞言道：「某家不識泰山，望乞恕罪，情願拜仁兄為師。」雙膝跪下叩了三個響頭。天子用手扶起答道：「趙教師你的武藝我盡知了，何必過謙，若蒙不棄，彼此指點。」就在張家莊用膳，大排筵席。正是：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數人在席上談論武事，用完，不覺朝樓鼓打三更，家人打掃東書房，安頓趙慶芳打睡，各人歸房就寢。次日各人起身，梳洗已畢，用過早膳，趙慶芳告辭回家。天子命暗中降旨，著蕭洪金回朝供職。

天子在張家莊住了半月，意欲同周日清到杭州遊玩。即日起行，來到杭州，在城外□字街口，尋一家客寓，名牛家店。店主牛小二接入，道：「請問客官，有幾位貴賓？」日清說：「我兩人，要尋一所清靜房子。」小二答道：「小店有所客房，甚為廣大，二位貴賓不棄，請上樓房。」周日清叫牛小二將行李搬運進來，就在內房居住。天子同日清在該店用膳，過了一宿，次早店家送水洗面，飲了香茶，天子向店家問道：「此處杭州，何處好遊玩？煩為指引。」牛小二答道：「此處杭州，許多熱鬧，莫如夜市，這許多奇異物件，擺賣珠寶奇花，不計其數，客官及時前往遊玩。」天子聞言喜悅，吩咐早用晚膳，遊玩夜市。店家聞言領命，到了午後，即弄好酒肉飯菜，搬進房中。天子與日清用完晚膳起行，行至夜市，見人如蚊隊，擺賣奇珍異寶食果，各物無不全備。後人有頌杭州夜市之景，其詩曰：

此地甚稀奇，奉告與君知，無事不殺生，黃昏不下池，有情飲水飽，無情吃飯饑，杭州一夜市，不得兩相移。

是夜，天子與日清同遊夜市，買了餅食各物回店，著店家泡茶用過，然後安睡。誰料店家將女嫁了新任杭州朱知府為妻，專門偷竊客人銀兩。看見天子包袱甚重，俟天子與日清出外遊玩無人在房，將天子包袱內珍珠寶物、金銀等物，盡行偷掉。

次日，天子日清起身，洗面已畢，欲往別處遊玩，向店家取回包袱，打開一看，所有金銀物件一概丟失，不覺大驚，即向店家理論，大家扭上公堂。知府姓朱名仁清，他貪贓要錢，百姓取他一個諺名，叫做「珍珠散」，係店主牛小二的女婿，誰人不畏？知府是日在後堂安坐，忽聞擊鼓，他即傳集差役升堂，喝令：「將擊鼓之人帶了上來！」差役領命，即將店小二並天子一同帶上堂來。差役喝令：「跪下！」天子立而不跪，知府喝道：「此處是什麼所在？爾是何方人氏，膽敢不跪？」隨向店小二問道：「爾到來所稟何事？」小二上前跪下稟道：「大老爺明鑒，昨日小店有客商二人，到店投宿，無錢支給，反說小人偷他金銀珠寶雜物，要小的將各物交回，小的不服，故此扭上公堂，求大老爺斷，勒令清給房錢，小民沾恩不淺。」

知府聞言，向天子喝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，欠了店家房錢，無錢清給，反誣店家偷竊你的金銀珠寶等物，該當何罪？」喝令差役：「與我拿下，重打一百！」天子聞言甚怒，大罵道：「我係北京來，姓高名天賜，你識我麼？你這賊官，不知受了多少銀兩，難道不管前程麼？」知府聞言大怒，喝聲：「速速與我拿下！」眾差役領命動手，天子立定章程，飛起左腳，打得眾差役頭破額裂，不敢招架，各自奔走。知府見勢頭不好，走入二堂，由後門走出，知會協鎮馬如龍，傳集守備馬德標，右營乾總李開技，帶同兩營兵役，數百餘人，將知府衙門圍住。天子見此情形，奮勇殺出，又有周日清與眾兵對敵，一時殺出，損傷兵丁，不計其數。天子寡不敵眾，被各兵役向前拿住。

眾人將他捉上公堂，知府升堂大怒喝道：「快用重刑！」誰知說完，知府就突然昏倒在地。眾差役見知府如此，將天子暫行留住，稟知上臺再行定奪。周日清在外打聽明白，無計可施，誰知行到中途，逢教師趙慶芳，說知情由，慶芳聞言大驚道：「我亦無法解救，與你同去蘇州張廷懷莊上，再行商酌。」日清道：「大家前往好商量。」起行兩日，到了張家莊。兩人進內見張廷懷，日清開口大哭，叫聲叔父：「我們投宿店，被店主牛小二將金銀珠寶各物俱皆盜去。乾父與他爭論，扭到知府公堂。知府乃店小二之親，他是受贓的奸官，喝令乾父下跪，連叫差役行刑。乾父用飛腳踢起，打得各差役俱已受傷。卻被協鎮圍捉。於父現被杭州知府，押在府中，萬望叔父設法搭救為要。」

張廷懷聞言，即與趙慶芳商議，有何良計，可能打救他出杭州否？慶芳道：「我想杭州知府乃是貪官，非財不行，不如帶金銀珠寶前往，贖他出來，再想辦法去取回珠寶，方為上策。」廷懷道：「遵命！」天色已晚，大家用了晚飯。次日，張廷懷帶了金銀珠寶，三人起行，日夜趕到杭州城內。尋一所客店居住。慶芳道：「須託該處有名的紳矜向知府說情，用銀子□萬兩。知府得了銀子，或可放出。」廷懷道：「弟有一個故人李文振，前數年已中進士，他與貪贓知府相好，央他前去說情，相信好辦。」

次日，廷懷親自進城，來到李進士門前，張廷懷取出名片，向門公說道：「煩爾進去通知主人，說有故人前來拜候。」那門公持了名片進去，一時出來道：「家主人有請老爺進去相見。」廷懷隨門公進去，那李進士下階迎接。二人握手，來至廳前，分賓主坐下，家人奉茶飲過。李進士道：「不知仁兄光臨，有何貴幹到此？」廷懷將天子往游夜市，被店主掉換包袱，偷竊珠寶金銀雜物。不料知府係店家的女婿，通同武營，拿進府中，特來拜託欲用些銀兩轉求朱知府將他放出。細述一番。李進士道：「既有委屈，待弟明日前往衙門與知府說情，求他將高天賜放出，至於應允他多少銀兩，必須照數送上，不可短少。」張廷懷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所應用之銀，久已準備。」李進士道：「仁兄就在茅舍住下一二日，聽候佳音。」

一宿已過，次晨，李進士帶了跟班，打轎往知府衙內而來，到了二門，跟班即投名片入內，未久出來說道：「老爺請進相見。」打開中門，李進士吩咐轎班，直進二堂下轎。知府降階相迎，二人齊到官廳，分賓主坐下，家人上茶，知府開言道：「不知尊兄駕臨，有何見教？」李進士道：「豈敢！無事不敢到來驚動。」將高天賜事，細談一回：「現在送上銀□萬兩贖罪，望念小弟之面，將他放出，所應銀兩，照數送上。」知府聞言喜道：「高天賜□分凶橫，大膽無忌，罪不應赦，既係閣下說情，無有不依，但所許之銀，如數送來方可。」李進士道：「謹依尊教。」即拜別知府上轎，逕來自己府第下轎，進入書房。廷懷接住問道：「事體如何？」李進士道：「知府業已應允，唯見臺所許之銀，預備齊了，明日交結。」張廷懷曰：「此項銀兩，計算已久，已帶來金銀珠寶約值□萬兩有餘。」開列清單，交予李進士收貯。

次日午夜，李進士著張廷懷寫具保領，自己抽起五萬兩，將珠寶金銀約值□萬兩，放進箱內，帶同人領去。打轎抬進知府衙中，跟班先投名片，進內稟明，請進二堂。知府迎入說道：「昨日所說之事，何其神速？」李進士道：「公祖臺前，何敢說假？」遂將帶來之珠寶金銀單子呈上，知府將單交予心腹家人點明，差人抬進上房，立刻差人前去，知照將高天賜帶進二堂，交李進士領出，將張廷懷保領存案。正是：

無錢同鬼講，有錢鬼也靈。

卻說李進士別了知府，再僱頂轎，與聖天子坐下，一同來至李家下轎，進了書房，廷懷迎上相見，說道：「高兄受驚了！」天子向李進士拜謝道：「多蒙說情，此思銘感不忘。」李進士道：「小事何足掛懷。」天子與廷懷說：「恐怕日清與慶芳在店中懸望。」即別了李進士，來到店中相見。就在店中歇宿，次日用過早飯，給店錢起行，兩日到了張家莊，一齊坐下，茶罷，天子即向張廷懷謝道：「諸蒙照拂，又用許多銀子，感戴良多，可恨知府如此胡為實由店主牛小二偷吾金寶，以致如此周折，此恨如何能泄？二位仁兄有何計策，取回珠寶。我即同日清遊玩觀音山，數日便回。」就此分別。

再說張廷懷、趙慶芳商議，慶芳曰：「這裡牛頭山英雄，一名馮忠，一名陳標，隱居此山，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，與我曾為八拜之交，莫若待我前去，請他們到來，同入杭州城內，取回珠寶銀兩，將知府及店主殺了，與民間除害。」張廷懷道：「明日即往牛頭山去。」

一宿已過，次早用了早飯，慶芳挑齊行李起程，曉行夜宿，兩日到牛頭山，走到山門通報。少頃大開中門，見二位英雄迎將出來，齊說道：「不知大哥降臨，有失遠迎，望乞恕宥。」慶芳答道：「闖進貴山，多有得罪。」三人攜手，來至堂前，分賓主坐下，獻了香茶。馮忠先說道：「自從別後，已兩年矣，不知大哥近來狀況如何？望乞示知。」慶芳答道：「自從與二位賢弟分別，在蘇州城內開設武館，教習拳腳，約有門徒數百，每年八月中秋，在城內開設擂臺，未曾逢過敵手。上年遇一位英雄，姓高名天賜，武藝高強，到來打擂臺，愚兄與他一斗，因此與他結識。

後來他前往杭州游夜市，被店家小二調換包袱，偷盜財寶金銀。知府受賄，通知武營，留在府中，後來與張廷懷用銀□餘萬兩。知府得了銀子，始行放出，現在心懷不平，特著愚兄到來，請求二位賢弟前往杭州，殺了知府，並取回珠寶金銀，愚兄亦選門人從中幫助。望二位賢弟應允。」陳標曰：「大哥吩咐，敢不竭力？約定何日行事？」慶芳曰：「以本月二□日為期，賢弟二人挑選壯丁一百名，分為兩隊進發，在杭州城外紮下，愚兄亦選二百門人，到期相幫。」是日兄弟等排筵款待。

次日慶芳辭別回蘇州，一日來到張家莊，進了書房，廷懷看慶芳回來，即問：「事體如何？」慶芳道：「弟往牛頭山，見二位兄弟，已蒙答允，約定本月二□日，在杭州城外相會。」不覺到□八日，慶芳通知眾人，共計一百多人，扮為諸色人等，暗帶刀械，張廷懷扮為道士，帶二□人，作為打齋伙伴，慶芳扮賣武藝，一同望杭州進發。來到城外，各尋客寓住宿，唯胡青山所帶，扮作乞兒，早已進城尋廟宇住下。

再說馮忠、陳標各帶數□人，扮為九流，身帶軍械，齊向杭州而來。到二□日亦到城外，分店投宿。是日慶芳即尋一所密靜住房，邀同陳標、馮忠、青山、張廷懷一齊商酌。張廷懷道：「趁此人馬齊備，明晨行事。著慶芳帶人馬五□名，扮為流氓，直進知府衙門，乘知府坐堂，乘勢殺了。青山帶人馬五□名，在衙門附近，放起火來，打進監中，將監犯盡行放出。馮兄帶四□多名，守住協鎮衙門，用二□名守住千總衙門，不容一兵出入。小弟帶二□名，把牛小二等殺了，搜回珠寶金銀等物。陳兄帶四□名守住南門，但見火起為號，一齊動手，凡左手纏有紅帶的，便是自己人。」各人依命。分散住宿。次日早晨，各帶乾糧依令而行。正是：

無智非君子，不毒枉丈夫。

卻說青山帶引火雜物，將到辰時，就到知府衙門後放起火來。知府還在夢中，忽報衙後起火，傳喚差役前往救火，忽報外面有流氓數□人進行討賞，知府升堂，被慶芳等圍住，又報監犯放盡，庫銀被劫，知府大驚失色。慶芳同各人抽出利刃，大罵：「賊官！我等今日要為民除害，看刀！」手起刀落，分為兩段。直入上房。搜羅金銀珠寶，將婢僕盡行結果，知會青山，殺出行外，有人接應，向南門而去。

卻說廷懷帶了人馬，殺進牛家店，先尋牛小二，一刀分為兩段，把店內衣箱查取金銀珠寶各物，然後殺出店來，一群人馬會齊向牛頭山而去。武官見有各人馬守住街前，不敢去敵，後見人去遠，即帶兵役數千名，趕了一程，見眾人有□里之遙，無奈只好收兵回衙。將張廷懷、趙慶芳糾率賊黨數百餘人，殺死知府，並及太太奴婢，盡皆喪命。又把牛小二店內人等殺死，等項做好文書，會同杭州道縣，出稟詳明臬司，移請蘇州按察，行文蘇州知府，懸賞花紅，捉拿張廷懷數人。欲知後來能否捉得張廷懷等到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